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

(内部试用教材)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专业

一九七九年六月

目 录

| | |
|----------|--------|
| 宗定伯卖鬼 | (1) |
| 干将莫邪 | (3) |
| 李寄 | (5) |
| 柳毅传 | (8) |
| 霍小玉传 | (25) |
| 快嘴李翠莲记 | (36) |
| 碾玉观音 | (55) |
| 错斩崔宁 | (74) |
| 秦士好古 | (95) |
|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 (97) |
|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 (136) |
|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 (153) |
| 画皮 | (175) |
| 红玉 | (185) |
| 促织 | (203) |
| 梦狼 | (216) |
| 席方平 | (222) |

宗定伯卖鬼¹

南阳²宗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鬼也。”鬼曰：“卿³复谁？”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⁴。”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数里。鬼言：“步行大亟⁵；可共迭相担⁶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大重！将⁷非鬼也？”定伯言：“我新死，故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⁸。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曰：“唯不喜人唾。”于是共道遇水，定伯因命鬼先渡；听之了⁹无声。定伯自渡，漕漼¹⁰作声。鬼复言：“何以作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耳。勿怪！”行欲¹¹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至头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¹²，索¹³下。不复听¹⁴之。径至宛市中，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硬化，乃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于时¹⁵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百。”

1. 本篇原出《列异传》。《列异传》旧题魏曹丕撰，或晋张华撰，原书早已亡佚，这里从鲁迅所辑《古小说钩沉》中选录。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宗教迷信愚弄欺骗人民，宣传鬼多么凶恶可怕，本篇却描写了一个敢于

并且善于同鬼作斗争的故事，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当然，实际上根本不存在鬼。

2. 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
3. 卿：魏晋南北朝时朋友之间的通称。
4. 宛市：即南阳。
5. 亟：急迫，这里是劳乏的意思。
6. 共迭相担：互相轮流背负。
7. 将：这里是疑问词，岂，难道。
8. 略无重：几乎没有重量。
9. 了：完全。
10. 漕漉（cáo cǔ）：形容涉水的声音。
11. 行欲：将要。
12. 咋咋（zé zé）：形容鸣叫的声音。
13. 索：要求。
14. 听：听从。
15. 于时：当时。

干将莫邪¹

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剑有雌雄。其妻重身²当产，夫语妻曰：“吾为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杀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即将³雌剑往见楚王。王大怒，使相⁴之。剑有二，一雄一雌，雌来雄不来。王怒，即杀之。

莫邪子名赤，比⁵后壮，乃问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杀之。去时嘱我语汝：‘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子出户南望，不见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⁶。即以斧破其背，得剑。日夜思欲报楚王。

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⁷，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⁸。儿闻之亡去⁹，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¹⁰。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¹¹。

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汤镬¹²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踣¹³出汤中，瞋目¹⁴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¹⁵之，

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¹⁶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¹⁷。

1. 本篇选自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作品揭露了反动统治者的残暴，表现了被迫害者的反抗。干将莫邪：古代传说中善于铸剑的人，姓干将，名莫邪。一说莫邪是干将的妻子。

2. 重(chóng)身：指怀孕。

3. 将：携带。

4. 相：察看。

5. 比(bì)：比及，等到。

6. 石低：疑是“石砥”之误，当指柱础。这句意思不全，似有脱漏。

7. 眉间广尺：指两眉之间有尺把宽的距离。

8. 购之千金：悬千金赏通缉他。

9. 亡去：逃去。

10. 立僵：尸体发僵直立。

11. 仆(fù)：向前跌倒。

12. 镬(huò)：古代的大锅。

13. 蹕(zhuó)：跳。

14. 瞋(chēn)目：睁大眼睛。

15. 临视：靠近观看。

16. 拟：度，这里指看准后下剑。

17. 汝南：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东南。北宜春：故城在今河南汝南县西南六十里。

李 寄¹

东越闽中²有庸岭，高数十里。其西北隙³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⁴。上俗⁵常惧。东冶都尉及属城长吏⁶，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⁷不得福。或与人梦，或下谕巫祝⁸，欲得啗⁹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¹⁰，并共患之。然气厉¹¹不息。共请求人家生婢子¹²，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¹³祭，送蛇穴口，蛇出吞齧¹⁴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

尔时¹⁵预复募索，未得其女。将乐县¹⁶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¹⁷。寄曰：“父母无相¹⁸，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¹⁹。女无缙紫济父母之功²⁰，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坐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终不听去²¹。寄自潜行，不可禁止。

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²²。至八月朝，便诣²³庙中坐，怀剑将²⁴犬。先将数石米糝²⁵，用蜜麩²⁶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头大如困²⁷，目如二尺镜，闻糝香气，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齧咋；寄从后斫得数创²⁸。疮²⁹痛急，蛇因踊出，至庭³⁰而死。寄入视穴，得九女髑髅³¹，悉举出³²，咤³³言曰：“汝曹³⁴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³⁵！”于是寄女缓步而归。

越王闻之，聘³⁶寄女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赏赐。自是东冶无复妖邪之物。其歌谣至今存焉。

1. 本篇选自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九。作品描写一个青年女子为地方除害的勇敢行为和自我牺牲精神，揭露了官吏的无能和巫祝的欺骗。

2. 东越：古国名，约包括今浙江东部南部、福建东南部等地。闽中：古郡名，郡治在东冶（旧城在今福建福州市）。

3. 隙：这里指洞穴。

4. 大十余围：一作“六十余围”。围：两手围合起来的圆度。

5. 土俗：土著、世俗的人，指当地百姓。

6. 都尉：官名，掌管一郡军事。属城长吏：所属县城的高级官吏。

7. 故：仍旧。

8. 下谕巫祝：往下告诉巫师。古代迷信以为“巫祝”可以交通鬼神。

9. 啗(dàn)：同“啖”，吃。

10. 令、长：都是县官。

11. 气厉：时疫。

12. 家生婢子：古代奴婢所生子女仍是奴婢，男的名“家生奴”，女的名“家生婢”。

13. 朝(zhāo)：初一日。

14. 齧(niè)：咬。

15. 尔时：这时候。

16. 将乐县：在今福建省西部。
17. 听：听从。
18. 无相：没有福相。这是一种迷信说法。
19. 这两句和下面几句都反映了作者重男轻女的思想。

20. 缇萦 (tí yíng)：人名，西汉时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汉文帝时，淳于意因事得罪，当受肉刑，缇萦上书自愿做公家婢女，替父赎罪。汉文帝可怜她，下诏废除肉刑。济：帮助。

21. 终不听去：始终不让她去。
22. 告请：等于说“访求”。咋 (zhà)：咬。
23. 诣 (yì)：到。
24. 将：带、领。
25. 石：十斗为一石。糒 (cí)：蒸米做的团子。
26. 麩 (chǎo)：炒麦磨成的粉。
29. 囷 (jūn)：圆形的米囤。
28. 斫 (zhuò)：砍。创：伤。
29. 疮：受伤也叫“疮”。
30. 庭：这里指庙的堂阶前。
31. 髑髅 (dú lóu)：死人的头骨。
32. 悉：全部。举：拿。
33. 咤 (zhà)：叹声。
34. 汝曹：汝辈，你们。
35. 愍：同“悯”。
36. 聘：旧时娶妻，订婚叫“聘”。

柳毅传¹

仪凤²中，有儒生³柳毅者，应举下第⁴，将还湘滨⁵。念乡人有客于泾阳⁶者，遂往告别。至六七里，鸟起马惊，疾逸道左⁷，又六七里，乃止。

见有妇人，牧羊于道畔⁸。毅怪视之，乃殊色⁹也。然而蛾脸不舒¹⁰，巾袖无光，凝听翔立¹¹，若有所伺¹²。毅诘¹³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妇始楚¹⁴而谢，终泣而对曰：“贱妾不幸，今日见辱问于长者¹⁵。然而恨贯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闻焉。妾，洞庭¹⁶龙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泾川¹⁷次子，而夫婿乐逸，为婢仆所惑，日以厌薄¹⁸。既而将诉于舅姑¹⁹，舅姑爱其子，不能御²⁰。迨诉频切²¹，又得罪舅姑。舅姑毁黜²²以至此。”言讫，歔歔²³流涕，悲不自胜。又曰：“洞庭于兹，相远不知其几多也，长天茫茫，信耗²⁴莫通，心目断尽，无所知哀。闻君将还吴，密通洞庭，或以尺书寄托侍者，未卜²⁵将以为可乎？”毅曰：“吾，义夫也。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尘间，宁可²⁶致意耶？唯恐道途显晦，不相通达，致负诚托，又乖²⁷悬愿。子有何术可导我耶？”女悲泣且谢，曰：“负载珍重，不复言矣。脱²⁸获回耗，虽死必谢！君不许，何敢言；既许而问，则洞庭之与京邑，不足为异也。”

毅请闻之。女曰：“洞庭之阴²⁹，有大桔树焉，乡人谓之社桔。君当解去兹带，束以他物，然后叩树三发，当有应者。因而随之，无有碍矣。幸君子书叙之外，悉以心诚之话倚托，千万无渝³⁰！”毅曰：“敬闻命矣。”女遂于襦³¹间解书，再拜以进，东望愁泣，若不自胜³²。毅深为之戚³³。乃置书囊中，因复问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³⁴岂宰杀乎？”女曰：“非羊也，雨工³⁵也。”“何为雨工？”曰：“雷霆之类也。”毅顾视之，则皆矫颀怒步，饮齕³⁶甚异，而大小毛角，则无别羊焉。毅又曰：“吾为使者，他日归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宁止不避，当如亲戚耳。”语竟³⁷，引别东去。不数十步，回望女与羊，俱亡³⁸所见矣。

其夕，至邑而别其友。月余，到乡还家，乃访于洞庭。洞庭之阴，果有社桔。遂易带，向树三击而止。俄³⁹有武夫出于波间，再拜请曰：“贵客将自何所至也？”毅不告以实，曰：“走谒⁴⁰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进。谓毅曰：“当闭目，数息⁴¹可达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宫。始见台阁相向，门户千万，奇草珍木，无所不有。夫乃止毅，停于大室之隅，曰：“客当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灵虚殿也。”谛⁴²视之，则人间珍宝，毕尽于此。柱以白璧，砌⁴³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⁴⁴，雕琉璃于翠楣⁴⁵，饰琥珀于虹栋⁴⁶。奇秀深杳⁴⁷，不可殚⁴⁸言。

然而王久不至。毅谓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⁴⁹玄珠阁，与太阳道士讲火经，少选⁵⁰当毕。”毅曰：“何谓火经？”夫曰：“吾君，龙也。龙以水为神，举一滴可包陵谷⁵¹。道士，乃人也。人以火为神圣，发一灯

可燎阿房⁵²。然而灵用不同，玄化⁵³各异。太阳道士精于人理，吾君邀以听言。”语毕而宫门辟⁵⁴。景云从合⁵⁵，而见一人，披紫衣，执青玉。夫跃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问曰：“岂非人间之人乎？”毅对曰：

“然。”毅遂设拜，君亦拜，命坐于灵虚之下。谓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⁵⁶，夫子不远千里，将有为乎？”毅曰：

“毅，大王之乡人也。长于楚⁵⁷，游学于秦⁵⁸。昨下第，闲驱泾水之浚⁵⁹，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风鬟⁶⁰雨鬓，所不忍视。毅因诘之。谓毅曰：‘为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于此。’悲泗⁶¹淋漓，诚怛⁶²人心。遂托书于毅。毅许之，今以至此。”因取书进之。洞庭君览毕，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能鉴听，坐贻聋瞽⁶³，使闺窗孺弱⁶⁴，远罹搆害⁶⁵。公，乃陌上⁶⁶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齿发⁶⁷，何敢负德！”词毕，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时有宦人密侍君者，君以书授之，命达宫中。须臾⁶⁸，宫中皆恸哭。君惊，谓左右曰：“疾告宫中，无使有声，恐钱塘⁶⁹所知。”毅曰：

“钱塘，何人也？”曰：“寡人之爱弟。昔为钱塘长，今则致政⁷⁰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过人耳。昔尧遭洪水九年⁷¹者，乃此子一怒也。近与天将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遂宽其同气之罪⁷²。然犹縻系⁷³于此，故钱塘之人日日候焉。”

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坼⁷⁴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⁷⁵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而擘⁷⁶青天而飞去。毅恐蹶⁷⁷仆地。君亲起持之曰：“无惧。固无害。”毅良久稍安，乃获自定，因告辞曰：“愿得生归，以避复来。”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则然，

其来则不然。幸为少尽缱绻⁷⁸。”因命酌互举，以款人事。

俄而祥风庆云，融融怡怡，幢节玲珑⁷⁹，箫韶⁸⁰以随。红妆千万，笑语熙熙。后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⁸¹满身，绡縠参差⁸²。迫⁸³而视之，乃前寄辞者。然若喜若悲，零⁸⁴泪如丝。须臾，红烟蔽其左，紫气舒其右，香气环旋，入于宫中。君笑谓毅曰：“泾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辞归宫中。须臾，又闻怨苦，久而不已。

有顷⁸⁵，君复出，与毅饮食。又有一人，披紫裳，执青玉，貌耸神溢，立于君左。君谓毅曰：“此钱塘也。”毅起，趋拜之。钱塘亦尽礼相接，谓毅曰：“女媭不幸，为顽童所辱。赖明君子信义昭彰，致达远冤。不然者，是为泾陵之土矣。饗德怀恩⁸⁶，词不悉心⁸⁷。”毅拂退⁸⁸辞谢，俯仰唯唯。然后回告兄曰：“向者辰⁸⁹发灵虚，巳⁹⁰至泾阳，午⁹¹战于彼，未⁹²还于此。中间驰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⁹³其失。前所谴责，因而获免。然而刚肠激发，不遑⁹⁴辞候，惊扰宫中，复忤⁹⁵宾客。愧惕惭惧，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

“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怆然⁹⁶曰：“顽童之为是心也，诚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赖上帝显圣，谅其至冤⁹⁷。不然者，吾何辞焉？从此已去，勿复如是！”钱塘复再拜。

是夕，遂宿毅于凝光殿。明日，又宴毅于凝碧宫。会友戚，张广乐⁹⁸，具以醪醑⁹⁹，罗以甘洁¹⁰⁰。初，笳角鼙鼓¹⁰¹，旌旗剑戟，舞万夫于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钱塘破阵乐。”旌纛杰气¹⁰²，顾骤悍慄¹⁰³，坐客视之，毛发皆竖。复有金石丝竹¹⁰⁴，罗绮珠翠¹⁰⁵，舞千女于其左。中有一女前进曰：“此贵主还宫乐。”清音宛转，如诉如慕，

坐客听之，不觉泪下。二舞既毕，龙君大悦，锡以纨绮¹⁰⁶，颁¹⁰⁷于舞人。然后密席贯坐¹⁰⁸，纵酒极娱。酒酣，洞庭君乃击席而歌曰：“大天苍苍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圣兮，薄社依墙¹⁰⁹。雷霆一发兮，其孰¹¹⁰敢当？荷贞人¹¹¹兮信义长，令骨肉兮还故乡。齐言惭愧兮何时忘！”洞庭君歌罢，钱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当妇兮，彼不当夫。腹心辛苦兮，泾水之隅。风霜满鬓兮，雨雪罗襦。赖明公兮引素书¹¹²，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¹¹³兮无时无。”钱塘君歌阕¹¹⁴，洞庭君俱起，奉觞¹¹⁵于毅。毅踧踖而受爵¹¹⁶，饮讫，复以二觞奉二君。乃歌曰：“碧云悠悠兮，泾水东流。伤美人兮，雨泣花愁。尺书远达兮，以解君忧。哀冤果雪兮，还处其休¹¹⁷。荷和雅兮感甘羞¹¹⁸。山家寂寞兮难久留。欲将辞去兮悲绸缪¹¹⁹！”歌罢，皆呼万岁。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贮以开水犀¹²⁰，钱塘君复出红珀盘¹²¹，贮以照夜玳¹²²，皆起进毅。毅辞谢而受。然后宫中之人，咸以绡綵珠璧投于毅侧，重迭焕赫，须臾埋没前后。毅笑语四顾，愧揖不暇。泊洒阒¹²³欢极，毅辞起，复宿于凝光殿。

翌日¹²⁴，又宴毅于清光阁。钱塘因酒作色¹²⁵，踞¹²⁶谓毅曰：“不闻猛石可裂不可卷¹²⁷，义士可杀不可羞耶？愚有衷曲¹²⁸，欲一陈于公。如可，则俱在云霄¹²⁹；如不可，则皆夷粪壤¹³⁰。足下以为何如哉？”毅曰：“请闻之。”钱塘曰：“泾阳之妻，则洞庭君之爱女也，淑性茂质¹³¹，为九姻¹³²所重，不幸见辱于匪人，今则绝矣。将欲求托高义，世为亲戚，使受恩者知其所归，怀爱者知其所付，岂不为君子始终之道者？”毅肃然而作，欬¹³³然而笑曰：“诚不知钱塘君辱困¹³⁴如是！毅始闻跨九州¹³⁵，怀五岳¹³⁶，泄其

愤怒，复见断金锁，掣玉柱，赴其急难。毅以为刚决明直，无如君者。盖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爱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箫管方洽¹³⁷，亲宾正和，不顾其道，以威加人？岂仆之素望¹³⁸哉！若遇公于洪波之中，玄山¹³⁹之间，鼓以鳞须，被以云雨，将迫毅以死，毅则以禽兽视之，亦何恨哉？今体被衣冠，坐谈礼义，尽五常之志性¹⁴⁰，负百行之微旨¹⁴¹，虽人世贤杰，有不如者，况江河灵类¹⁴²乎？而欲以蠢然之躯，悍然之性，乘酒假气¹⁴³，将迫于人，岂近直哉！且毅之质，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间，然而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¹⁴⁴之气。惟王筹¹⁴⁵之！”钱塘乃逡巡¹⁴⁶致谢曰：“寡人生长宫房，不闻正论。向者词述疏狂，妄突¹⁴⁷高明。退自循顾，戾¹⁴⁸不容责。幸君子不为此乖间¹⁴⁹可也！”其夕，复欢宴，其乐如旧。毅与钱塘遂为知心友。

明日，毅辞归。洞庭君夫人别宴毅于潜景殿。男女仆妾等，悉出预会。夫人泣谓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¹⁵⁰，遂至睽别¹⁵¹。”使前泾阳女当席拜毅以致谢。夫人又曰：“此别岂复有相遇之日乎？”毅其始虽不诺¹⁵²钱塘之请，然当此席，殊有叹恨之色。宴罢，辞别，满宫悽然。赠遗¹⁵³珍宝，怪不可述。毅于是复循途出江岸，见从者十余人，担囊以随，至其家而辞去。

毅因适广陵宝肆¹⁵⁴，鬻¹⁵⁵其所得。百未发一，财已盈兆¹⁵⁶。故淮右¹⁵⁷富族，咸以为莫如。遂娶于张氏，亡，又娶韩氏，数月，韩氏又亡。徙家金陵¹⁵⁸。常以鰥旷¹⁵⁹多感，或谋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卢氏女，范阳¹⁶⁰人也。父名曰浩，尝为清流宰¹⁶¹，晚岁好道，独游云泉，今则不知所在矣。母曰郑氏。前年适清河¹⁶²张氏，不幸而张夫早亡。母怜其少，惜其慧美，欲择德以配焉。不识何如？”毅

乃卜日就礼。既而男女二姓，俱为豪族，法用礼物，尽其丰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

居月余，毅因晚入户，视其妻，深觉类¹⁶³于龙女，而逸艳丰厚，则又过之。因与话昔事。妻谓毅曰：“人世岂有如是之理乎？然君与余有一子。”毅益重之。既产，逾月¹⁶⁴，乃褙饰¹⁶⁵换服，召亲戚。相会之间，微谓毅曰：“君不忆余之于昔也？”毅曰：“夙为洞庭君女传书，至今为忆。”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泾川之冤，君使得白。銜¹⁶⁶君之恩，誓心求极。洎钱塘季父¹⁶⁷论亲不从，遂至睽违，天各一方，不能相问。父母欲配嫁于濯锦小儿某¹⁶⁸，惟以心誓难移，亲命难背，既为君子弃绝，分无见期¹⁶⁹。而当初之冤，虽得以告诸父母¹⁷⁰，而誓报不得其志，复欲驰白¹⁷¹于君子。值君子累娶，当娶于张，已而又娶于韩。迨张、韩继卒，君卜居于兹，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¹⁷²报君之意。今日获奉君子，咸善终世¹⁷³，死无恨矣。”因呜咽，泣涕交下。对毅曰：“始不言者，知君无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妇人匪薄¹⁷⁴，不足以确厚永心¹⁷⁵，故因君爱子，以托相生。未知君意如何？愁惧兼心，不能自解。君附书之日，笑谓妾曰：‘他日归洞庭，慎无相避。’诚不知当此之际，君岂有意于今日之事乎？其后季父请于君，君固不许。君乃诚将不可耶，抑忿¹⁷⁶然耶？君其话之！”毅曰：“似有命者。仆始见君于长泾之隅，枉抑憔悴，诚有不平之志。然自约其心¹⁷⁷者，达君之冤，余无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岂有意哉！洎钱塘逼迫之际，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义行为之志，宁有杀其婿而纳其妻者耶？一不可也。善素以操真为志尚¹⁷⁸，宁有屈于己而伏于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酬酢纷纶¹⁷⁹，唯

直是图，不遑避害。然而将别之日，见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终以人事扼束，无由报谢。吁！今日，君，卢氏也，又家于人间，则吾始心未为惑矣。从此以往，永奉欢好，心无纤虑也。”妻因深感娇泣，良久不已。有顷，谓毅曰：“勿以他类，遂为无心，固当知报耳。夫龙寿万岁，今与君同之，水陆无往不适。君不以为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国客乃复为神仙之饵¹⁸⁰。”乃相与覲洞庭。既至，而宾主盛礼，不可具纪。

后居南海，仅四十年，其邸第舆马珍鲜服玩，虽候伯之室，无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泽¹⁸¹。以其春秋积序¹⁸²，容状不衰，南海之人，靡¹⁸³不惊异。洎开元¹⁸⁴中，上¹⁸⁵方属意于神仙之事，精索道术，毅不得安，遂相与归洞庭。凡十余岁，莫知其迹。

至开元末，毅之表弟薛嘏为京畿¹⁸⁶令，谪官东南。经洞庭，晴昼长望，俄见碧山出于远波。舟人皆侧立，曰：“此本无山，恐水怪耳。”指顾之际，山与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驰来，迎问于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来候耳！”嘏省然记之，乃促至山下，摄衣¹⁸⁷疾上。山上宫阙如人世，见毅立于宫室之中，前列丝竹，后罗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间。毅词理益玄，容颜益少。初，迎嘏于砌，持嘏手曰：“别来瞬息¹⁸⁸，而发毛已黄。”嘏笑曰：“兄为神仙，弟为枯骨，命也。”毅因出药五十丸遗嘏，曰：“此药一丸，可增一岁耳。岁满复来，无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欢宴毕，嘏乃辞行。自是已后，遂绝影响。嘏常以是事告于人世。殆四纪¹⁸⁹，嘏亦不知所在。

陇西¹⁹⁰李朝威叙而叹曰：五虫¹⁹¹之长，必以灵著¹⁹²，别斯见矣。人，裸也，移信鳞虫¹⁹³。洞庭含纳大直¹⁹⁴，钱